

随笔苑

流年记

诗歌港

摆脱冷气，向上走

李坤育

一

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阳光斜落在摊开的《新闻学概论》上，手机屏里却似乎飘来此起彼伏的“退！退！退！”“挖呀挖呀挖”……去年决定考研时，我也曾在社交软件 Soul 上把一个个匿名树洞当成情绪出口，那些漂浮在赛博空间的碎片，正悄悄蛀空一个青年向上的棱角。

这个时代，技术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却也把无数陷阱埋在了流量潮水中，譬如交友软件成为情绪垃圾场、网络烂梗替代深度思考。去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备考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在 Soul 上漫无目的地滑动，竟匹配到大学区的一位男生。他的头像清俊，言语温柔缱绻，精准戳中了我紧绷又渴望慰藉的心。我时常与他谈天说地、插科打诨，一度把专业书、论述题、备考计划统统抛在脑后。浑浑噩噩中不知多少日夜，我

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话越来越短，似乎离不开梗。看见美景只会说“绝绝子”，吃到好吃的只会说“yyds”，表达情绪只会说“我真的会谢”“破防了”。

我之前备考，练论述题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梗往里面塞，直到被学姐批改的时候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你的语言没有逻辑，全是碎片化的表达。”我才意识到，当我们习惯用一个梗替代所有情绪，当我们把所有复杂的感受都压缩成一两个网络热词，我们慢慢就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失去了精准表达的能力。

学历贬值，使得不少人对读书不屑一顾。就业压力，让少年意气变得暮气沉沉。本该以书香润心、以学识立身的

三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每次读这段话，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是历史的传承者，更是未来的开拓者。不必慨叹自身平凡，每一次摒弃网络烂梗、锤炼语言思维，都是翻越心中的“雪山”；每一次卸载虚拟软件、告别精神内耗，都是跨越脚下的“草地”；每一次拒绝躺平摆烂、坚守理想初心，都是传承先辈的信仰。

我卸载了手机里的 Soul，也删掉

才从这场荒诞的赛博迷梦中醒来，彻底看清虚拟社交的病毒——它用短暂的温柔麻痹心智，用无聊的嬉闹吞噬时光，让我在虚妄里迷失。

忽然想起室友说，Soul 上现在到处都是“情绪软鸦片”，你说想考研就有人跳出来说“普通二本考了也白考”，你说想找工作就有人吐槽“大厂都是内推，普通人挤不进去”。多少本来带着期待的年轻人，就在这些匿名的负面宣泄里，慢慢缴了械，把自己困在了舒适圈里。

是的，这哪里是社交，分明是精神上的慢性鸦片！现在很多年轻人，躺在床上刷着短视频，互相传递焦虑，把奋斗当成“卷”，把进取当成“装”。把生命消耗在虚幻的快感里，把斗志消解在无意义的吐槽里，长此以往，又怎能担得起民族复兴的担子？

青年，将书本弃于角落，在精神的荒芜里自甘沉沦，任由灵魂日渐空洞。

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刚入大学时，我经常泡在交友软件上，和陌生人聊些没营养的天，觉得“反正我就是二本，再努力也比不过 985 的学生”。直到我决定考研究生，才慢慢停下来，开始读书，开始写文，才发现之前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了虚拟的社交里，把太多精力消耗在了无意义的情绪内耗里。

当我重读中国近代史，看见虎门销烟那一把烈火，看见鲁迅先生笔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呐喊，我忽然浑身发烫：先辈们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里，都从未放弃救亡图存，我们生逢盛世，怎能轻易躺平，任由精神鸦片荼毒自我？

了手机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短视频软件。我把书桌收拾干净，把《林则徐传》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把鲁迅先生的话写在便签上，贴在了台灯旁边。我知道，考研这条路很难，但是我更知道，青春本来就是用来吃苦的，用来奋斗的。

我坐在图书馆里，写下这些话的时候，阳光照在我的笔记本上，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香樟树的味道。历史的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手中，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这，才是我们新时代青年该有的样子。

晒伏记

刘志坚

幼时，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乡间的“晒伏”习俗，隆重而热烈。

上午八点多钟，祖父先在小院里拉好晾衣绳，又把长长的竹梯子一头搭在轱辘架上，另一头搁在窗台上。然后，招呼祖母和母亲，把棉被、棉衣棉裤、秋衣秋裤等需要曝晒的衣物抱出来，一件件地往晾衣绳上挂。

他则亲手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狗皮褥子摊在竹梯上。年幼的我也跟着忙活，抱出我的老虎头棉帽、开裆棉裤和小碎花棉袄。不一会儿，就出了一头的汗。祖父拽住亢奋的我，说：“娃，歇歇吧！”我问他：“啥叫晒伏？”祖父打开了话匣子：“晒伏，从汉朝就有了，汉武帝住的地方叫建章宫，宫殿的北边有个太液池，池子的西边有个暖衣阁。每年的六月初六，宫女们都要在这个暖衣阁上晒皇帝的龙袍。皇帝晒龙袍，当官的晒朝服，有钱的人家就晒绫罗绸缎，老百姓也有样学样，晒被褥、晒棉衣棉裤……”

说到这里，祖父突然转身进屋，抱出一个小木箱。他打开锁头，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几本泛黄的书，郑重地摆在倒扣的木箱上晾晒。我不认字，却要问个究竟，祖父教我：“这本《汤头歌诀》，是治病的中医书；那本《幼学琼林》，是我念私塾时候读的；另外几本叫《史记》《列女传》，都是教化人的好书。”

我又问祖父：“书为啥也要晒伏呢？”他笑着说：“这娃的问号真多。传说唐僧取经回来的路上，把经书掉河里弄湿了，捞出晒干才流传下来。后来，和尚们每年六月初六这天学唐僧晒经卷。衙门晒各种文书案卷，读书人晒书卷画卷，一去潮湿，二灭蠹虫。咱家小门小户，虽然没有几本书，也得拿出来好好晒晒！”

祖父讲得正起劲，那边祖母发话了：“先别讲古了，面粉晒在筐箩里，就等你帮我把手盆抬出来了！”祖父指着我问：“他爹娘呢？”祖母说：“他俩去扫晒场了，一会儿得把今年收的麦子拿出去再晒晒，好封缸入囤。”于是，老两口加上裹乱的我，祖孙三人把面盆搬到了炎阳下。

爹娘回来后，全家动手，把已经放在粗瓷大缸里的麦粒，用铁撮子装进袋子，再扛到门口的地排车上。然后，爹拉着、娘推着，我跑颠颠地跟着，往晒场去。路上，我看到家家户户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被子，像招展的旗幡。到了晒场，已经有好多乡亲在晒麦了，大堆小堆地晾着家底儿。

午饭后，全家人都没有歇晌。祖母在翻晒那些衣物；祖父在摆弄他的老羊皮袄、狗皮褥子和那些书，间或用竹筷搅动面粉；爹娘晒场、家里两头跑，晒麦粒的同时，还要把几口大缸翻过来掉过去地晒透；我则时而跟着祖母在衣物间穿梭，时而黏着祖父听他讲古，时而又跑到晒场，学着大人的样子，赤足趟着麦粒，让麦粒的每一面都饱受太阳的炙烤，全然不顾汗水已经把我的小脸淌成了花猫状。

晒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阳光浴。不仅晒跑了湿气，晒死了蛀虫，晒干净了霉运，还晒出了一个个寻常人家的小幸福。

茅竹

郁蔚

一片茅竹
浓郁着凉爽的温馨
四季旺盛着笔直的身躯
每棵茅竹都有节
每节都纯洁的虚空

每每生发出新生的竹笋
挂满希望的露珠
茅竹地下的根
是根连着根
根须紧紧拥抱盘结在一起

每棵茅竹基因完全相同
都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他们

康勤修

这是乡村的夏日黄昏
有一群脚沾泥土
和一身疲惫暮归的人

落日的余晖透过厚厚的层云
穿越远山茂密的黑松林
把那一抹灿烂的金霞
均匀地洒在他们身上
他们是乡村流动的剪影

扑打干净身上的泥土
挽着裤腿儿
牵着牛儿背着娃儿
扛着锄头家伙什儿
说着家长里短儿
他们憧憬着未来

他们皮肤黧黑
他们春耕夏耘
他们把希望播撒在广袤田野
他们扎根在星罗棋布的乡村
他们是谁
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燃灯者
他们是小康路上的追梦人

风来过

邓兆文

山照旧，石头仍然
坐在那里不动
只有水的波纹，树的发梢
替它举证

若目力所及，还可看见
风的尾巴，扫起的
一堆堆落叶
以及，固执的风箏

那些看不到的，还是
不提为好
只要提起，有人就心疼